

开启未来丛书之文学作品集

高连营 主编

初冬的火车

CHUDONGDEHUOCHE

世上没有绝望的处境，
只有对处境绝望的人。

在顺境里能乐受，那是普通的爱；在逆境的时候还能乐受，才是真正深沉的爱。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开启未来丛书之文学作品集

初冬的火车

主编：高连营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数在版编目(CIP)数据

开启未来丛书之文学作品集/高连营主编,呼和浩特:内蒙古
人民出版社,2006.12

ISBN7-204-07897-7

I.开… II.高… III.文学-作品集-中国 IV.13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5968 号

开启未来丛书之文学作品集

主 编 高连营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发行电话: 010-87713181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 三河市燕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275.725 印

字 数 4000 千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7-204-07897-7/I·1685

定 价 1192.00 元(全 40 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总 序

文明的华夏,名人辈出,代代相续,千古人物。

成功、成名、成家,这是每个时代都令人向往的不倦话题。

步入这个五彩缤纷的大千世界,谁不希望成功?谁不想到成名?谁不企盼成家?21世纪的年朋友们不禁提出这样的问题:“成功从何处起步?成名的奥秘在哪里?成家的诀窍是什么?名人名家们的岁月时代是怎样度过的?”

《开启未来》丛书将回答你们的这些问题。丛书的作者引用了各界名家名人百余位,怀着眷眷深情,驾起自己回忆的小船,溯流而上,去寻觅自己难以忘怀的青春岁月,去捕捉当年智慧的闪光,去追溯自己成功、成才、成家的内涵,为民族为国家做出贡献的源头。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名人名家不仅创造了令人景仰的成就,而且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高远的志向、顽强的意志、勤勉的精神和必胜的信念,正是今天朋友们不可缺少的心理品质。因此,了解名人过去的历史,追踪他们走过的脚印,领悟他们成功、成名、成家的内涵是十分必要的,从中一定能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这些名人,他们的青春岁月,充满了苦辣酸辛,坎坷磨难或

经战火的洗礼,或历曲折的境遇,或扬逆水的风帆,或留奋斗的足迹……

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上,有幸福的回忆,更有苦涩的泪水;有成功的喜悦,也有挫折的苦闷,更有失败后的反思。在名人的生活辞典里,不是没有平凡和琐屑,正是对平凡和琐屑的超越,才成就了他们的伟大和成功。

这套丛书的文字,不是这些大家名人们作流水账式的忆旧,而是在自己漫长的生活画卷上精心地撷取;也不是空洞冗长的理论说教,而是时过境迁的作者真情的流露、实感的进发。因此读起来亲切、真实、自然,若汨汨清泉,沁人心脾。从他们的经历中,朋友们可以悟出成功的规律,做人的道理,处世的艺术,成名成家的奥秘。

老者不复返,来者永远新。我们国家正处在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要把我国建设成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今天的年朋友任重而道远。希望你们都做伟大时代的强者,做伟大事业的成功者,肩负重任,迎着风雨,用坚强的信念,将理想的太阳从心头托起,用毅力的犁铧去耕耘不辍,走向未来,走向光明,走向自己的成功之路。

成功属于我,属于你,属于他,属于这个伟大的时代。

2006年6月

目 录

初冬的火车	汗 漫 1
石头与墓碑	范小青 10
包工头要像鸟一样飞翔	孙青平 26
野啤酒花	红 柯 43
独行于此处(节选)	张辛欣 63
欧洲的细节	素 素 71
波兰纪事(节选)	叶延滨 85
看麦娘	叶延滨 95
告别	王充闾 172
祝寿	贾平凹 180

初冬的火车

汗 漫

铁路街一带的春节

我所居住的铁路街一带在春节期间静谧许多。附近铁路上的火车喘息着反复来往，像一个醉汉披头散发地来回奔跑，无人敢去劝阻。周围打工者们的离去，使铁路街显露出一年中少有的落寞、空茫，“打工者”——来到城市探头探脑地敲打工业之门然后惊喜地闯进来的人？

我家对面的建筑工地，临时筑起的大门和围墙将一片公寓楼半成品圈起来。除夕前一天黄昏，建筑工人们大群大群地乘坐着停留在我家楼下的一长列包租的客车还乡。那些客车前面的挡风玻璃上放置着醒目的地址标牌：驻马店、自贡、凤阳、凉州、张家口、襄樊……工人們的口音也相应分门别类地有了各自的流向和归宿。若干天后，这些口音又将归来并与建筑工地上的搅拌机、打桩机、升降机等机器声交融交响于铁路街不规则的天空下。工地上的门房间只有六个工人留守，聚在一张桌子周围喝啤酒，吃着从超市里买来的简单熟食。一台小白

电视机播放着一部搞笑的肥皂剧,他们的表情就随着剧情夸张地变化——我推着自行车从门前经过,他们浑然不觉。从笑声里听不出口音和籍贯。衣着杂乱,双手粗糙,他们也许与我有关,与我的故乡河南有关?但愉快的他们对我不屑一顾。

铁路街曲曲弯弯。居民们大都居住在逼仄狭小的亭子间里。周围耸起的写字楼、住宅楼,使这一片居民区犹如群山环抱的一块小盆地。居民们敞开木门、铁门,在黯淡的灯光下读《新民晚报》,抱着收音机听沪剧,对着镜子描眉,蹲在煤炉前用木块燃火,敲打一块铁皮,守在爆米花机前等待玉米爆炸……与往日没有区别。甚至这条小街上贴春联的门扉都很少,显出几分清冷,露出几分傲慢。也许他们对这片即将拆迁的老房子已经没有了装扮的兴趣,因而只专注于自身“门面”的修饰。当从吱呀作响的阁楼楼梯上涌下来一群服饰新潮、嵌金镶玉的漂亮女人,匆匆走出铁路街,款款出现于附近的花园、酒吧,这绝对不是“人咬狗”一类的新闻,而是“狗咬人”一般的日常生活片段——她们甚至怀抱着五颜六色的宠物狗。对于这片居民区,我缺乏认知的能力。每天从地铁站出来到我家的捷径就是这条小街,但妻子却往往避开,统一个弯子回家。她说:“这条街上大白天也有一群群穿着睡衣晃来晃去的人,好像始终生活在夜晚里似的,又好像这条街上的人都是他们家的亲人似的。”我想,他们已经有了睡衣,这是从晚餐到赤身裸体地入梦之间的一个过渡环节,已经多么令人兴奋。他们有理由穿着睡衣在铁路街晃来晃去,因为他们暂时没有客厅。甚至他们已经失业,令他们兴奋的事情非常有限——春节期间:整条铁路街都仿佛穿在一

个巨大的睡衣里，站在被四周的玻璃幕墙反射的太阳下，有一些寂寞和无聊。

街上的菜市场从除夕将一直关闭到初五。卖菜的人们大都是城郊农民，回家了。门上贴一幅巨大的春联，红纸黑字：“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山珍海味欢迎再来。”那一排简陋狭小的裁缝店、洗衣店、旧书店、修车店一概停业。只有一家花店、一家烟酒店里有顾客进进出出。它们也都贴有春联表明营业主旨。比如，理发店贴的春联横批是“从头开始”。有一间按摩房依旧营业。按摩房这一类场所不需贴上春联，类似于禅宗所说的“不立文字，心领神会”。它透明的玻璃门始终半掩，不开灯，看不清房内的格局和面孔。偶尔可以见到穿着短皮裙、高筒靴、红唇黑眼圈的长发女人站在玻璃门前朝街上窥望，散发着一小块微白的光。铁路街上的人们都明白这个按摩房的暧昧性质，从按摩房前走过时基本能做到正视前方，但略略侧目。九岁的儿子与我路过按摩房，困惑地问我：“这么黑呀？”我回答得牛头不对马嘴：“为了省电吧？”

从我家可以看到铁路街的一部分。这是我移居上海后在铁路街度过的第二个春节。除了骑自行车去单位值一天班、到福州路上海书城泡了一天外，我都和妻子儿子呆在家中睡懒觉、读书、下棋，在附近晃来晃去，像铁路街上的居民一样过了几天散淡的时光。电视新们。”电视播音员表情丰富地念着新闻稿。我斜倚在沙发上翻弄一本诗集，眼神落在美国诗人路易斯·辛普森 30 多年前的长短句上：“不管它是什么，它必须有/一个胃，能够消化/橡皮、煤、油、月亮和诗/就像鲨鱼，肚子里有一只

鞋子/它必须在沙漠中游好多路/发出的叫声像人声。”这是一首论诗的诗,却多么像在描写我所在的铁路街:它是上海这座大海中游动的无数头鲨鱼之一吧?有一个巨大而有力的胃,能够消化铁路、建筑工地、酒瓶、睡衣、阁楼、花朵、按摩房、闯入者、寂寞、喧哗、春天……

初冬的火车

偷得几日闲,乘坐火车,从城市生活之中脱身去群山众水之间漫游。窗外是南方初冬的原野,苍茫,宁静。大片大片田野裸露稻茬,仿佛稻穗们放学之后的校园——只剩下一地稻穗们坐过的小凳子!偶尔有小块小块绿色闪现,大约是萝卜一类的菜地,类似于被老师留下来补习功课的顽皮孩子吧?那个背着手牵一只黑羊在田埂上散步的农夫,则有着小学校长一般的严肃和权威。火车轰轰隆隆穿越村庄、河流、树林、山脉,我手中随意翻着一个诗人的随笔,当书中的一段文字与窗外的景色不谋而合时,我微笑了——我享有双重的欢乐。渐渐进入黄昏、黑夜,由蓝到黑。我突然想到博尔赫斯回忆他失明前一瞬间的印象:由短暂的蓝,到永远的黑——火车,也是一个正在失明的诗人?双手依据着枕木的拐杖向前狂奔!它的车灯是一双盲目的眼睛在提醒周围的植物、动物:我来了,你们要看清我的方向,别让我的激情和冲动撞伤你们的明亮和生活……

车窗由一块玻璃渐渐成为镀上夜色的水银之后的一面镜子——窗外的景色已不复可见,只模模糊糊映照出车内的人

影,我和对面临窗而坐的一对乡村夫妻的影子。从他们散乱的对话中,我得知女人在送男人返回南方打工:修筑墓地,凿石立碑。“每天30元,管吃,管住,下雨天没有工钱,只能喜欢晴天啦!”男人用蹩脚的普通话告诉我,并递过来一捧自己家中刚刚收获的新花生,壳上带着泥土的痕迹和气息。“南方人真有钱,买一块墓地几十万元!相当于我家种多少年多少亩的花生?”他愤愤不平地说吃,话题一转:“你看,我身上穿的是她给我织的毛衣,漂亮吧?!”我及时赞美:“漂亮!”女人脸红了,用肩膀顶着丈夫的肩膀。粗放、朴素的毛衣,平针法,没有图案,蓝色。“可两只袖子不太一样,一只松,一只紧。”男人扯着毛衣,让女人看,女人脸更红了,低声解释:“织左袖时是夏天,闲,针脚织得慢,松了;织右袖时是秋收,忙,针脚织得快,紧了……”男人忙安慰女人:“也好,一件毛衣里有夏也有秋了,好!”他们拥抱在一起,慢慢睡去。我在一对乡村夫妻的爱情和梦境之外,在火车的激情和奔跑之内,无眠。

一个作家说过:中国人的宗教不在城市教堂之内,而在大地山水之间。我一年之中几次短暂的大地上的漫游,也可称作“礼拜天”?稻穗,萝卜,农夫,黑羊,花生,织毛衣的女人,散发花生地气息的丈夫……大地上的众生,卑微,辽阔,接受着上苍的悲悯和怜爱——棵又一棵树:一枝又一枝燃烧绿焰的蜡烛?—列火车:满载唱诗班奔跑的巨大的管风琴——我、这一对乡村夫妻和周围的人们,都是唱诗班中的孩子?穿行在大地之上,浮躁、纷争渐渐渺远,沉静、热爱充盈内心。如果有“大地教”存在,我必是反复回到大地清洗内心的教徒。生于斯,成长于斯,劳作

于斯,埋葬于斯——大地上的事物们,请接受我短暂的归来,请原谅我漫长的背弃……

火车驰来

被一列火车带到这座山区小镇,逗留一周。小旅馆里空空荡荡,只有我以及两个准备离开此地的收药材的南方人。晚上读一部买了很久但一直没有时间持续读下去的长篇小说,白天在镇上散步,去山顶看云海。镇上的人告诉我,本地四季的特点是春季迟、夏季短、秋天早、冬日长。春秋时节来小镇上度假避暑的游客很多,而此时初冬,早晨已有薄冰在路边被行人踩出咯吱咯吱的响声。人们说话时常常有明显的雾气缭绕嘴边,仿佛每一个言词都在散发热量似的,使交谈者之间显得亲密许多。一个人独处,想起城市里的人、物、事,仿佛一个老者在暮年回眸前尘,显得飘渺而又缺乏真实度。一个人需要从山区的角度来审视生活,而不应仅仅用钞票、权利、知名度等等通用标尺来衡量自我。毕达哥拉斯把人分为赛场上的三种人:一种是提供饮料、食品的生意人,一种是参赛者,一种是居高临下的观察者。他把诗人视为观察者。而我这个以微薄的薪水谋生的小公务员,在城市里大约是一个满头大汗、气喘吁吁、远远落在种子选手后面的参赛者,在山区则拥有了观察者俯瞰的姿态和宏阔的视野,并因此有可能成为一个名实相符的诗人?——发现并且重新命名周围的世界。

附近有寺,暮鼓晨钟隐隐约约。沿着落叶和霜覆盖着的石

阶而去,大佛无语望我。香客寥寥。寺旁商店,出售当地的土特产及纪念品,如茶叶、木雕、折扇、玉佩等等。一个书生模样的人立于柜台后面,在宣纸上笔走龙蛇,见我关注他,便说:“先生,为你写一首诗吧?我可以把你的名字嵌入一首诗中,七言、五言均可。”我笑了:“你是一个诗人啊。”他抱拳摇头:“惭愧,惭愧,谋生而已。”递我一张名片,上写着某某书法家协会会员、诗歌学会会员。我不知道一个依靠文字的韵律和意境来生存的人,他的晚餐是否有足够的热量。如果用毕达哥拉斯的划分方法,这个寺庙附近商店里的诗人,大约是一个在赛场和看台之间徘徊不定,角色混乱的迷茫的奔跑者吧?

山上有众多风景,时时可见历代文人墨客们名诗佳句的摩崖石刻,以及上个世纪几个政界风云人物们的行踪遗迹。独自在雨中、雾中走了若干地方,没有遇到导游引领一群群游人鱼贯而过的场面,冷冷清清,甚合我意。旅游淡季中的山水,没有了春夏时节的浮丽浓艳,如同一个小女子洗去悦人眼目的脂粉,坐进薄暮时分的闺房,冥想。禅家言: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乃最初的境界;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乃第二重境界;看山仍然是山,看水仍然是水,乃第三重境界。讲的是做人、作文的道理,我却想借用来描述自己对这一方山水的领悟:最初的山水,只存在于樵夫村姑眼中,澄明,疏放;之后,书生来了,隐者来了,政客来了,诗文、宗教与政治的负载使山水进入纷繁驳杂的第二重境界;而今,冬季来临,山水们开始剥离人间喧嚣,回到最初的自我——山仍然是山,水仍然是水。人其实也是一方山水。从少年、中年到暮年,一个人似乎也可划分出三重境界:

从少年的天真,到中年的复杂,再到暮年时回望并且重现少年的宁静……

持久的竞赛使人狂热,而长期的观察则可能使人冷漠。所以下山。背上行囊,来到我几天前曾经从中走出的小火车站,候车返城。车站内的旅客只有十余人,或翻弄杂志,或东张西望,或合眼假寐,或左右徘徊。车站一角有一个女人坐在柜台内,卖食品、雨伞、旅游图、通俗读物,生意冷清。一个老人守着火烤炉,烤红薯的香味弥漫周围。墙壁上大约是一个当地画匠绘制出的一幅手法略嫌粗糙的巨大的交通图,以小镇为原点的一簇簇射线歪歪扭扭地投向四面八方,甚至指向日本、韩国!一个乡村画匠在表达对于远方的迷恋和狂想。有一两个背书包的小孩子走进车站,站在交通图下面指点着窃窃私语,又试图从铁栅栏的缝隙里挤出自己的身子去看火车,遭到戴大沿帽的车站站长的呵斥,快地跑了。他们多像幼年时代去数里外看汽车的我!他们的未来将与火车、城市、远方发生什么样的联系?多年后的他们在异乡的人海中沉浮时,对自己当初离开这片山区的选择是庆幸不已还是追悔莫及?而我已经失去长期生存于山水之间的能力和勇气,身体依赖于城市,内心感伤于村庄。也许,一个人只有离开故乡,才会真正拥有故乡;只有在心中构架起一片冬季的山区,才会得到四季的佑护和悲悯——这也许是一个书生自我安慰的托词……

车站内的留言牌是一块黑板,上面有人用粉笔或印刷品构成杂乱的留言:“小四,我在老地方等你,不见不散。张”、“老虎,你躲得过初十躲不过十五,躲得过十五躲不过匕首!刘”、“搬家

服务请呼 129000536 罗先生”、热切、戏谑、期待、绝望，种种情绪都与路上的人们有关，与车站有关，与火车有关，但与我无关。与我有关的留言，在传呼机里：“速回，处长有事找你。”在我办公室内的留言板上：“元月 5 日前完成调研报告。”没有悬念，没有激情，远远没有这一块山区车站内的留言板让人浮想联翩。

火车驰来，从弯道尽头的黄昏驰来，亮着三盏灯——上二下一，倒三角形，仿佛一个人的双眼和嘴巴！——高叫，驶来。这是一列蒸汽火车，蒸汽披头散发地飘扬，仿佛一个激情中的女人，在奔向爱人、儿子的双臂！水汽列车以及未来的磁悬浮列车可能绅士一些。但我喜欢女性化的蒸汽火车。她一路奔来，穿越无数城池和山水，胸襟辽阔，乳房巨大，包容起形形色色的漫游者、逃亡者、投机者、失败者、观察者、劳作者。月台上的十余个人也迎着火车到来的方向跑去。身体内饱含火焰的火车燃烧着、喘息着奔来，奔来！从一个观察者的角色，迅速回到竞技者的状态，我也迎着火车跑去——像火车的情人，像火车的儿子……

原载《青年文学》2003 年第 7 期

石头与墓碑

范小青

—

有一年旧友来访,他们相约了去小王山。去小王山是王君提出来的,但王君也只是听说过有小王山,他自己也未曾去过。所以开始他们也有点怀疑,不知小王山到底值不值得去。后来他们去了小王山,就觉得是不虚此行的,跨过石润,绕过石壁,有一些已经倒塌和快要倒塌的屋子,有一块宽的石板,有一弯清溪,等等,“穹窿山下小王山,曾见先生杖策还。今古几人真澹迫,不求闻达只求闲。”看到镌刻在石壁上的这样的诗句,他们发出了感叹,唉,小王山啊小王山,他们说。

他们走累了,尤其是王君,已经有点气喘吁吁了,不要走了吧,王君说,我走不动了。王君就随地坐到了倒在荒野中的一块石碑上去了,你们走吧,我是不走了,他说。

其他人尚有一点余力,他们再继续地走走,有一个人的心里是像王君一样的,但是别人不说累,他也不好意思说,现在既然王君坐了下来,他觉得自己也可以歇歇了。他就在靠近王君的这边,也随地坐下了。

王君坐下后，先是长长舒了几口气，然后悠悠地点上一支烟，累了以后能够歇下来，再吸烟，是那么的舒坦，那么的恣意，浑身的骨头都像是松懈开来了。

王君吸过了烟，觉得精神又倍增了，他仍然坐着，思想却是频繁活动的，我坐在这里，干些什么呢，王君想。他四处看着，后来就看到了自己坐着的那块倒地的石碑。

这块石碑的一小半，已经埋在土里，这是一块墓碑，上面刻着字，是某某人的墓，这个“墓”字十分清晰，另外两个字，是个人的名字，有些模糊了，王君和旧友一起，拨开字迹上的泥土，先看到一个王字，后来才看清了另一个字：枋。

王枋。

王枋墓。

枋是一种树。

他们边说着，就站起来了，拍拍手上的泥，天气一直很晴朗，所以泥是干的，一拍也就没有了。也有比较洁癖的一两个人，到小溪边去洗手。

这个王枋是谁？

有一个人忽然问。

王君不知道王枋是谁，但是他笑了一笑，随口说，王枋啊，是我五百年前的老祖宗。

那个人也跟着王君笑了一笑，说，啊，你这个不肖子孙啊，把老祖宗扔在荒郊野外不管？

他们大家都笑了笑。他们沿着山路走到了山下，回家了。

旧友走了以后，王君一直觉得自己的心没有安定下来，他